

翱翔大學憶英年，倫輩交推子最賢；窮理信能冥造化，純幽直欲藐埃堦。高名不待榮光著；盛業端由遠詣傳。幾月東游虛永訣，寢門一恸竟無緣！

君策學兄之喪適以東邁不獲哭臨謹賦一詩藉申哀悼

弟尹仲容揮淚拜撰

## 我與君策四十年

于潤生

遠在民國五年冬，我考入上海南洋大學預科，因同鄉同學陳璧之介，得識高一級同學陳輔屏鄭葆成余謙六馮君策等。因為班次的接近和選修的同屬電機系，在校兩三年間，時有切磋的機會。當時校風淳樸，課業緊嚴，每逢週末，除家居上海各同學偶或回家探視外，類皆留校研究習題，趕做報告，而於夜晚與之所至，間亦約集三五較為接近同學，略備糖菓酒肴，在校園內共話家常，以此消遣，亦以此增加相互間之認識，和質疑問難的機會。君策與余皆為經常參加此一集會之一員，故君策之班次雖較我為高，而友誼上或較部份同級同學尤為深厚。

其後君策赴美深造，我則奉派赴法攻讀。直至民國十一年我由法赴德考察，君策亦由美至德A、E、G

、廠實習。數年不見，異國相逢，倍感親切。某日鄭葆成由美乘輪來德，我等赴漢堡迎接。除君策與我外，尚有聶靜齋同去，計共三人。由輪埠接到鄭葆成後即乘火車返柏林。按當時德國三等火車，每房共有六座，相對各三座，但座位甚寬，鄰座之間，並無間隔。其時房內已有三客，一客獨坐一邊，另兩客並坐對面。照理我四人中必須有一人分坐其他車房方合規定。但德國此類火車，每間房門開向車外，房與房之間，並不相通。必須俟火車到站，再從月臺始能轉入另一房內，彼此既感不便，而與葆成數年不見，久別重聚，似有若干話語，急待互相傾訴。因約定請葆成就坐於單空位上，君策靜齋與我三人並坐於兩空位上。我三人既不覺擁擠，更不影響原有一人坐位。詎車方開行，此獨坐一邊之德人提出意見。謂每排僅可坐三人，現坐四人，不合規定，我當將須同在一房之原因予以解釋，並稱既未佔及足下之坐位，復不影響足下之舒適，即坐四人亦復無妨，但此君詳言火車規則規定如此，乘客應當遵守，竟提出一大套理論。當時我等甚為氣憤，但車在開行中，又無法移往另一房間，君策略一尋思，計上心頭，囑我與靜齋同坐車座上，而彼則獨坐葆成攜帶之行囊上，並笑問此一德人曰，如此當不致再違火車規則嗎？此君亦為之語塞，君策之從容而富於幽默，恆有如此者。

回國後彼在東北大學執教，我於民國十六年冬奉政府令赴東北接洽關內外恢復通信事宜，乘便往訪君策

於東大。當承告我現正在研究利用無線電控制電燈之明滅，並云在室內已有成效，惟尙未能及遠，此一工作雖因事實無此需要，君策亦未再作深入之研究，而其對於研究興趣，則為其習性，其後君策到南京在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籌建江東門國際廣播電臺，我亦在京主持首都電話局並進行改裝自動電話事宜。有關技術方面之疑難問題，多獲啓發。抗戰期間，同在重慶郊區辦公，相距不遠，時相過從，嘗見其住宅之地下室，分佈各項儀器及線路，蓋已開始其電離層測驗工作矣。直至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時局緊張，始於是月二十九日搭乘指定專機，携眷來臺，情況雖極狼狽，君策毫不以為意。惟對於研究所得各項資料未克帶出，引為重大憾事。蓋其重視學術輕視財物為其生平一貫之觀念也。來臺後我二人居處既近，過從更密，對於君策做人求學處世之道，瞭解更切。約言之，處世則輕財重義，樂於助人。治學則孜孜不倦，深入鑽求。待人則相見以誠，肝膽相照。故其生前則高朋滿座，死後則弔者盈庭，知與不知，聞及君策逝世噩耗，無不為學術界之重大損失，深致惋惜，豈偶然哉？因與君策相交先後達四十年，略述所知，藉誌不忘。誠未能紀述君策足資景仰之處於百一耳。

## 功在國家

繆超鳳

馮君策師為國內研究電離層的權威學者，早在三十年前，短波無線電在環球通信中崛起稱雄，各國科

學家和工程師們集中目標，從事於電離層的試驗，先得風氣之先，自歐美學成歸國，即有志於電波之研究。抗戰期間，他在重慶創立了國內第一座電離層觀測臺，並出版「一九四五年重慶上空電離層觀測報告一書」。當時此類研究報告，在世界各國中尚不多見。民國廿六年，國際電信聯合會全權代表大會在美國大西洋城開會，同時舉行第一屆無線電行政會議，首次對短波無線電頻率作合理的分配。先生雖未代表我國出席會議，而該研究報告却被傳誦一時，並列為重要技術參考資料之一。抗戰勝利以後，先生計劃擴大觀測範圍，除重慶外，又在上海、北平及蘭州先後設立觀測臺。正擬次第擴展到全國各地區，不幸共匪作亂，大陸淪陷。先生時在重慶主持國際廣播電臺，在局勢萬分危急時，奉最高當局之命，疏遷來臺，一切私人物品及參考圖書都不及攜帶，而獨電離層觀測臺圖樣仍保存未失。故於就聘臺灣大學教授後，不久即從各方籌借器材，按圖構造，迅即在臺北恢復了電離層的觀測工作。民國四十年，交通部電信總局成立電波研究所，聘先生兼任所長。乃在桃園加設觀測站，迄今十餘年，臺北上空電離層的觀測工作迄未中斷。按期印行可用頻率預測曲線，供軍民電臺選擇頻率之用；又每月編製臺北上空電離層研究報告，分送各友好國家互相交換，故在國際間我國對電離層的研究成績，始終獲有相當地位，實先生一人之力也！但以前所用儀器，全憑人力觀察與紀錄，無法測定電離層的

突變現象，故所得結果有時不能連續，或欠正確。迨後地球物理學年開始，電離層列為重要觀察項目之一，電信總局得美國標準局之助，長期借予自動觀測儀一套，乃於四十七年在景美鎮覓地建屋，前年將自動機裝竣應用。從此所得紀錄已能符合國際水準，並可準確測定磁暴對電離層的影響。因目前國內尚無測量地磁變化的設備，所以每次磁暴來臨之前，須從日本方面獲得消息。平時自動機每十五分鐘紀錄一次，遇有磁暴則每五分鐘即須觀測一次，先生對於有關磁暴警報的電文，不分晝夜，必親自登錄處理，不使後時。於磁暴外，先生亦重視日蝕對電離層的影響，曾赴日本北海道觀測日蝕。抗戰期間在西北臨洮，勝利後在首都南京，均曾參加日全蝕的觀測工作。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廿日全蝕，臺灣省恆春可見食分百分之七十七，先生於期前組織觀察隊，攜帶機件前往該地實測電離層高度變化，所得結果，寫有報告一冊，提送國

## 北極行

馮教授曾著有「余在北歐時所見之北極光」專書，此為馮氏北極遊記，從未公開發表。

• 馮簡遺作 •

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夏，我在 Chelmsford 參觀馬可尼無線電研究室之後，心中總覺得有要去看北極風光之必要。於是在九月四日下午二時離開倫敦，飛機飛了五個鐘頭，晚上七時到達挪威

首都奧斯陸（Oslo）城，在那裏已可看見極光（Aurora）了。

承我國駐挪大使館代辦雷孝敏兄之熱心協助，得去與彼邦人士辦理到北極圈內斯伐爾巴達（Svalbord

）島的遊歷事宜，斯島上有 SNSK 及 Kings Bay Kull Comp. 兩煤礦公司經營之礦區，在春末秋初有不定期之航輪往來於斯島與挪威之間，恰巧在我們接洽中，得悉九月十二日有一條船名「Felix」者，由挪威北端德倫索（Tromsø）開往斯島。

在奧斯陸住了六天

在奧斯陸住了六天，得事觀測極光現象及收聽由重慶 XGOY 播出的廣播，奧城在極光區南，極光的變化對由東南方來的電波似有一些反射現象，過去我們在重慶時常收到北歐聽眾來信，都說收聽良好，現在經我個人實地的測定，亦有同感，現在在臺北對歐的播音，據歐洲方面聽眾來信，亦有這種現象。

奧斯陸大學的 C. Störmer 老教授，我曾拜望了好多次，他是現世公認研究極光的權威，由他創的極光理論，都與現在的原子理論相符合，這位老教授對於我甚感興趣，除對我詳述極光原理及討論電離層外，有時在半夜三更打電話到我的旅館，囑我觀測正在極光發現之現象。他對於我去斯伐爾巴達島遊歷一節甚為鼓勵，惟以該地氣候太冷、交通不便、設備不夠、苦囑要小心謹慎，並替我介紹 Tromsø 極光觀測台台長 E. Tønnsberg 先生，在過 Tromsø 時請其協助一切。

進入北極圈

九月十日上午九時十分我乘飛機離開奧斯陸，下

午四時過 Hestmanden，進入北極圈，晚七時半到 Tromsø。沿途極風甚烈，飛行困難，由飛機上俯瞰海面，尚有出事飛機的殘骸。進入客棧後，即往訪 Tønnsberg 先生，他即與船長連絡，才曉得「Felix」輪船明晨七時即行啓碇，真是好險！假使晚來一天，便失掉這個機會，再等不知何時，也許，我的北極之行，就此擋住了。船長約我趕快上船，Tønnsberg 台長與 SNSK 副工程師 Skevik 先生幫我忙，將我的用品、儀器搬到船上，這已是午夜十二時了。

船長亦是一位年長者，他很豪爽，見面就說「我早已由 SNSK 的 J. Western 經理處，曉得有一位中國馮教授將去北極，現在果然來了，但是我很奇怪，你為什麼不在奧斯陸與 Störmer 老教授研究極光，而一定要到斯伐爾巴達去研究極光。」他又朗爽的笑著說：「那裏的極光很利害，牠會將你的光頭吹成和我們 Tønnsberg 台長的一樣亮啊！」，Tønnsberg 台長向他說：「奧斯陸和 Tromsø 都在極光區的南面，馮教授要研究電波透過極光區的吸收現象，所以一定要到極光區北面的斯島，好在馮教授的身小膽大，極風吹不倒他。」

燕島、四望皆白

一宿無話，十一日七時開船，風大、霧大、浪大，入夜風稍息，霧散，坐觀月在中天不墜，極星在頂，極光在南東，南西方向震動，蓋此處在北緯 60°，